

聞宥論文集

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

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内部发行
中央民族学院印刷厂 印刷
印数1—1500册 定价 1.00元

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闻宥论文集

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

目 录

- 一、黑鹿释名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“雍无梁林”解…………… (12)
- 三、扶留b[iu]-liəu考…………… (16)
- 四、论黑水羌语中之Final plosives…………… (25)
- 五、论所谓南语…………… (32)
- 六、纳西象形文字之初步研究…………… (54)
- 七、贵州雷山新出苗文残石初考…………… (62)
- 八、族名小考…………… (71)
- 九、释“年”——兼论古文字释读问题…………… (77)
- 十、“于”“於”新论…………… (94)
- 十一、殷虚文字孳乳研究…………… (103)

黑 鹿 释 名

—

在汉语古文献里，有三个表示‘鹿’类的词，具有特殊的音读，在语言史和生物史两方面都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。但是，过去的读者都没有予以应得的注意。

第一个词见于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，是春秋时代越语的‘适’或‘𪛗’。

《左传》哀公二十四年（前471）条说：

“闰月。公如越，得大子适郢。”

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说：

“适郢，越王勾践大子名。”

又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说：

“勾践卒。子王𪛗与立。”

司马贞《索隐》说：

“𪛗音石。与音余。按《纪年》云：‘于粤子勾践卒，是为莢执。次鹿郢立，六年卒’。乐资云：‘越语谓鹿郢为𪛗与也。’”

根据乐资的说法，把这两者综合起来，可以看出：上一字‘适’和‘𪛗’只是同一个越语‘鹿’的不同音译。下一字《史记》的‘与’也是音译，和《左传》的‘郢’相当。总之两者所指是同一个人。《左传》除上一字音译而外，下一字‘郢’是否义译已无可考。①《史记》的两个字大约都是

音译。

现在置‘郢’字不论，但论‘适’和‘𪚩’。依照近人的拟构，‘𪚩’或‘石’的古读有两说：(1) 高本汉的是 $\text{d}^{\text{h}}\text{iak}$ ($\text{>}\text{z}^{\text{h}}\text{æ}^{\text{h}}\text{k}$)，(2) 董同和的是 $\text{z}^{\text{h}}\text{iak}$ ($\text{>}\text{z}^{\text{h}}\text{æ}^{\text{h}}\text{k}$)。现在采取高说。‘适’在《广韵》里有三读：(1) 都历切 tiek ($\text{>}\text{tiek}$)，(2) 之石切 $\text{t}^{\text{h}}\text{iek}$ ($\text{>}\text{t}^{\text{h}}\text{æ}^{\text{h}}\text{k}$)，(3) 施只切 $\text{c}^{\text{h}}\text{iek}$ ($\text{>}\text{c}^{\text{h}}\text{æ}^{\text{h}}\text{k}$)。在这里，无论采取哪一读，都和‘𪚩’所代表的 $\text{d}^{\text{h}}\text{iak}$ (或 $\text{z}^{\text{h}}\text{iak}$) 同出于一源，这是无可置疑的。

第二个词见于陆佃(1042—1102)《埤雅》所引的《恩平郡谱》，是唐代岭南道沿海地区土语的‘擢’。

《恩平郡谱》说：“鹿谓之擢”。

这部书虽然早已亡佚，年代无法确知。但一方面既为北宋时人所称引；另一方面恩平称郡又只限于唐代一个很短的时期②；那么，这是唐代的纪录也是无疑的。当时‘擢’字的读音大体上近于 $\text{d}^{\text{h}}\text{ok}$ 之类，和‘𪚩’或‘之石切’的‘适’也颇近似。

第三个词见于樊绰所写的《蛮书》，是唐代南诏白蛮语的‘识’。

《蛮书》卷八载有白蛮语一十六个。其中之一说：

“鹿谓之识”。

这部书写于第九世纪六十年代。当时‘识’字的读音大体上是 $\text{c}^{\text{h}}\text{iak}$ 之类，和‘施只切’的‘适’十分相似。

把这三者综合起来，它们的古读可以分为两类：

1) 以舌面前(或舌尖)塞音开始的‘𪚩’‘适’(之石切、都历切)和‘擢’。

2) 以舌面前擦音开始的‘适’(施只切)和“识”。

这说明了不同时代，不同地域的各方言之间不能没有差异；但是，它们的出于同一渊源仍然是无疑的。

二

上面三个特殊的音读虽然都是千年以上的纪载（最早的一个还在二千年以上），但在现代语言里却有很明确的后裔，而且分布的范围也相当的宽广。先看国内：

云南沧源县佤语岩帅 (jaun̩ Soi) 方言读tcak

双江县布朗语碰丙 (paŋɿpeŋɿ) 方言读cakv

孟腊县克木语王四龙 (vaŋ s'lua:ŋ) 方言读tia:k

潞西县崩龙语三台山引欠 (veŋ khem) 方言读tɕa:ʔ

广东海南岛黎语保亭方言读to:k

通什方言读to:ʔ

白沙方言读tso:ʔ

再看国外。在葛烈孙编的《印度语言调查》 (*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*) 里，在‘南亚语’、‘崩龙、佤’栏下，有下列诸语：

Sôn语读jak。

En语读s'āk。

Tai-loi语读s'āk。

Riang语读tyak。

这些都是缅甸景栋一带的语言。《调查》是从斯哥特 (G. Scott) 的《上缅甸和掸邦地志》 (*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s*) 里摘录的。此外还有马来半岛若干土著民族的语言，见于斯基特 (W.W. Skeat) 和布拉敦 (C.O. Blagden) 两人的《马来半岛的异教民族》 (*Pagan*

Rac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)。这部书搜集了各种不同的纪录，颇多重复。现在稍加整理，选择了一部分重要的分列如下：

(1) Sēmang语

霹雳 (Perak) 北部方言读 [ka] sak 或 [ka] shak

吉打 (Kedah) 方言读 [ka]sak,

吉打或霹雳北部方言读 [kā]sa,

霹雳-吉打边境方言读 sok (suk) ,

霹雳西北部方言读 sug;

(2) Pangan语 (实际上即东部 Sēmang语)。

吉兰丹 (Kēlantān) 北部方言读 [ka]shak,

吉兰丹南部方言读 [ka']sa',

丁加奴 (Trēngganu) 方言读 [ka]sa;

(3) Sakai语

彭亨 (Pahang) 中部方言读 sōk 或 sōg,

彭亨南部方言读 [je]so'。

森美兰 (Nēgri Sēmbilan) 方言读 [ji]sōk,

霹雳方言读 sig;

(4) Jakun语

克纳博伊 (Kenaboi) 方言读 [ra] jak。

这些国外的纪录是很粗疏的。实际音值并不明确。现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参照国内的纪录，把两者结合起来，也可以分为两类：

1) 以舌尖塞音或舌尖（及舌叶）塞擦音开始的 to:k, tyak, tjak, tso:ʔ, tjeʔ 等为一类。这一类多在国内。

2)以舌尖或舌叶纯擦音开始的ʃak, s'āk, shak, sok, sōk, sig等为一类。这一类多在国外。

这两类和古代的两类基本上也是吻合的，也可以相信它们都是出于同一渊源。

再把古代的和现代的音读综合起来，我们可以初步假定：当这个词出现于古代文献以前，它的声母应该是一个舌尖（或舌面前）的塞音。后来渐渐有方言间的分化，声母本身也演化而为塞擦音或纯擦音，部位也由舌面前移前而至舌叶。到了现代，较北的诸语还保存着塞音或塞擦音，而较南的诸语则绝大多数已读纯擦音。其次，这个词的声尾-k，在现代语言里，正在由舌根塞声蜕化而为喉头紧缩。这是在黎语、崩龙语和马来半岛诸语里有明显的证迹的。至于声尾完全脱落的现象（如马来半岛诸语里的仅读为sa），则在国内还没有见到过。

总之，这个特殊的音读从二千多年前的“适”“𪚩”起，一直到现代的to:k, tʃak, ʃak等等，一脉相承，真是‘千载如新’。

三

在这里，我们将前进一步，看看这个词所代表的是怎样的鹿类。

在国外的纪录里，这个词是用一个印地语作注释的，写法又不尽一致。如上述的《印度语言调查》，《马来半岛的异教民族》都写为Sambhur。后者在索引里又说：“或作Sambar”。瑞天咸（F.A.Swettenham）的《英马词汇》（*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and Malay Languages*），则写为

Sambur, 米伦夫人 (Mrs Leslie Milne) 的《崩龙语法》(An Elementary Palaung Grammar) 又写为Sambher。其实这个印地语的最正确的写法应为Sāmbhar。由于这种鹿类盛产于印度, 所以人们就沿用了这个当地的名称。更有人称为‘南亚鹿’, 或‘印度鹿’。国内一般称为黑鹿或水鹿。总之, 这些都不是科学上的名称。

按照动物学者的说法, 这种鹿的学名是*Rusa unicolor*。③在国内, 目下江西、湖南、广东、云南、台湾等山地仍有遗存。在国外则盛产于印度、斯里兰卡、马来亚、南洋群岛等地。总之, 这种黑鹿目下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。从上述国内外的轮廓看, 现代语言学上的证迹虽然范围较狭, 但基本上也和生物学上的证迹是相应的。

再从具体情况看, 问题便更清楚了。黑鹿的主要特征是雄性的角上只有三个叉, 同时通体一色, 或深黄, 或近黑。滇西沧源、潞西一带的tcak, cak, tca:ʔ等等, 所指的正是这一种。所以它们和印地语的sāmbhar同义, 是完全可以肯定的。黎语称鹿的词有好几个。有一种称hau的, 是否即著名的泽鹿(又称坡鹿, *Cervus eldi*), 我们还未曾加以印证。又有一种称druai或dro:i的, 和泰语的drai相当, 疑是豚鹿(*Cervus porcinus*)。最后一种即上述的to:k, to:ʔ, tso:ʔ, 也便是黑鹿。

那么, 为什么黑鹿的名称又见于古代的越南呢? 古代越南所在的浙江一带目下虽然已不听说有黑鹿; 但是, 发掘证明, 在浙江省的西北区里, 在新生界、第四系、更新统上部的第二层洞穴堆积里, 确曾发现*Rusa*的化石。④而且如外报所传, 直到上一世纪还有人看到活着的子遗。⑤所以春秋时代

曾有‘适’或‘𪚩’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。至于广东的恩平一带目下是否尚有黑鹿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，从地理上看，在它之西，广西曾有Rusa化石的发现；在它之南，海南岛上至今尚有to:k等的存在。那末，中古时代的曾产黑鹿是完全可能的。再从历史上看，恩平一带本是南越的一部分。《郡谱》所记的其它词汇也完全是越语。那末，‘擢’和‘适’或‘𪚩’是同一个词，更是无可置疑的。

最后看白蛮语的‘识’。关于唐代白蛮的记载，以《蛮书》为最详。《蛮书·名类第四》说：

“西爨，白蛮也。……在石城、昆州、曲辘、晋宁、喻献、安宁至龙和城，谓之西爨”。

依据近人的解释，石城即现今的沾益。昆州应作昆川，在今昆明之西。曲辘凌纯声以为即现今的马龙；向达以为在今嵩明到昆明一带，⑥后者或较近似。喻献即现今的澄江。龙和在安宁西去一日程。至于晋宁、安宁和现在相同，无须解释。

在这一片地区里，目下是否有遗存的黑鹿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但是，这里距离产有tʃak, ʃak等的沧源、双江等地并不远；而且云南也正是发现Rusa化石的地方。尤其重要的是这里有大量的青铜时代的遗址。在距晋宁、澄江仅咫尺间的江川李家山的墓葬里，便出现了一些黑鹿的形象。例如11:4号的针线筒，13:7号的浮雕扣饰以及虎、牛、鹿贮贝器等都是。⑦这些以眼前事物为题材的生动描绘，正和洛阳金村古墓所出的空砖，所画的为华北梅花鹿（*Cervus nippon mandarinus*）一样。⑧

李家山墓葬的绝对年代虽然无法确知。但无论如何，这

些铜鹿显然是唐代‘识’的祖先；同时也更是现代teak, cak等的祖先。至于越语的名称随着黑鹿本身而传布；直到唐代，还遗存于白蛮语中，则更是完全可能之事。

四

古生物学者告诉我们：黑鹿化石在我国的分布是极其广阔的。除了上述浙江、广西、云南而外，业已发现的地区，还有东北、河北、山西、甘肃和台湾等。这些化石从第三纪到第四纪都有。第四纪的化石在北方只见于早期，而在南方则还有层位较晚的。这些情况给予我们以启发。自从第三纪以来，随着漫长的时间的推移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断发展之中。所以气候有反复，有变易；生物有生灭，有移动。黑鹿大约也不是例外。但是，假如我们仅凭上述三个特殊的音读，便认为有史以后，这种黑鹿已逐渐南下，到了祖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以及内陆的最南地区，这将是极其轻率的速断。因为（1）在非越语地区，可能尚有它名；而文献无徵，我们无法考索。（2）在国外，有没有发现Rusa的化石，我们尚毫无所知也。

从另一方面看，这一条小小的线索却鲜明地说明了两点：第一，目下密布于东南亚的这种Rusa，实际上和祖国过去的“适”“擢”“识”为同种。第二，目下流行于国外的一些名称，如s'āk, -shak之类，看来很象是一个所谓南亚语的⑨，实际上也和古籍所记的越语为同源。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。所以这几个词真如一百多年以前毕克特（A. Pictet）在他的书的副题里所示，是一种“语言化石学”（Paléontologie Linguistique）；不但在语言史上是稀有的资材，

便是在生物史上也是难得的证据。

注释：

- ①张文虎《舒艺室随笔》已说：“鹿郢盖即《左传》之‘适郢’，与‘鼫与’声相转”。“适”和“鼫”的相合是肯定的。“郢”是否和“与”有关。便难断言，依照《说文》，郢当然是“楚地”。但在这里不能作地名解。《越王勾践世家》还有一个越大夫名“柘稽”。《索隐》说：“《国语》作‘诸稽郢’。今本《吴语》正是这样写。《史记·东越列传》还有一个‘闽越王郢’。这些人名的‘郢’目下都无法考求它的确切的意义。”
- ②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说：“贞观二十三年（649），废高州都督府，置恩州。天宝元年（742），改为恩平郡。乾元元年（758），复为恩州”。是《郡谱》应是第八世纪四十或五十年代的作品。
- ③Rusa这个词本是现代马来语称这一属鹿类的名词。依据上述斯基特、布拉敦两人所搜集的记录，这一名词在Sēmang语里，吉打方言读rūsog’，其它方言读rusak；在Sakai语里，霹雳方言读rusā’，彭亨北部方言读rūsa’(rūsak)；此外，Tembi方言读rūsha’(rūshak)；马六甲一带的Bēsisi语、Jakun语等读rusa’。这些纪录虽然很不细致，但可以看出-sa这一音节原来还有一个塞声尾。或者是舌根后塞音，或者是声门闭锁（参看第二卷771页 checked vowels条）。这些-sak, -sha’, -sa’显然和上述的shak, sak, sa’等为同一渊源。但这是另一问题，这里不拟再作深入的讨论。
- ④参看中国地质科学院主编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

集》附《地层简表》浙江省条。1973年出版。

- ⑤据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所载《中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》一文说：“十九世纪的英国领事、博物学家罗·斯温荷最早在浙江省见到的黑呌鹿，最近在毗邻的安徽省第一次发现到。”我们但见译文，未见原文。估计所谓‘罗·斯温荷’应即是曾任厦门、上海、宁波、芝罘、台湾等地领事的 Robert Swinhoe。所谓‘黑呌鹿’应即是 sāmbar deer。这头黑鹿显然是‘适’或‘鼫’的子孙。
- ⑥凌说见他的“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”，《人类学集刊》第一期，1938。向译见他的《蛮书校注》，1959。
- ⑦参看《考古学报》1975年第2期《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》本文第128页及图版第拾伍、拾捌。
- ⑧参看怀履光 (W.C. White) 《中国古墓砖图考》 (Tomb Tile Pictures of Ancient China) 页51及图版XCI。
- ⑨例如日本松本信广在他的《日本语和南亚语》 (Le Japonais et les langues austroasiatique) 里，便举了本文第二节里国外的几个词语，作为南亚语的例证。

本文所引滇西几种语言，都系王敬骝、巫凌云两同志所记录。关于黑鹿的现存情况及化石分布，则得自古脊椎学方面有关同志的教示。附记于此以志心感。

此文曾发表于1979年《民族语文》第一期。现在订补如上。

发表以后，作者又续见《光明日报》1980年七月二日第二版有张天雄同志所写“大力保护海南岛森林资源”

一文，说：“解放初期，全岛有坡鹿二百多头，水鹿十
万头。……现坡鹿仅剩四十多头，水鹿不足一万头。”
观此，知设立自然保护区确是刻不容缓之事。

又美国白保罗(P. K. Benedict)在他的《汉藏语言，
一个概观》(*Sino-Tibetan, a Conspectus*)里，曾据Garó语
的matts'ok~matts'ak, Lushei语的sa-zuk<*-yuk，
Mirir语的thidzok<*-yok等而假定原始藏缅语的读
Sambhar为*d-yuk。这个假定也颇近似。但他似乎还没
有找到真正的语源。

“雍无梁林”解

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“存驹县”下说：

“雍閭反，结垒于县山，系马柳柱，生成林。今夷言‘无雍梁，’夷言马也。”

《水经注》“存水出犍为郁①驺县”下说：

“益州大姓雍閭反，结垒于山，系马柳（依戴震校）柱。柱生成林。今夷人名曰‘雍无梁林’。‘梁’夷言马也。”

这两条显然同出于一源，但文字都不甚好懂。主要在于“无”（miu）“梁”（liang）两字过去没有人解释过。只有顾观光（1799—1862）在他的《华阳国志校勘记》里，根据《太平御览》所引，把《国志》原文改为“今夷言无梁林。无梁夷言马也。”同时又说：

“‘梁林无’三字原误为一‘雍’字。”

又近年法国石泰安（R·A·Stein）教授在他的《林邑考》②（*Le Linyi, sa localisation, sa contribution a la formation du Champa et les liens avec la Chine*）里，才拿现代语言加以对比。石氏说：

在某些彝语方言里，“马”说成a-lo-mo。a-lom。人们可能看出，“梁”是汉字译音。但是，《水经注》没有解释“无”字。

接着他又引了彝语和其它南方语言里读“马”为mo，mu，um，mio，ma，me等等的例子，而说在多数语言里都有一

个音读，有时合于汉语的“马”，有时合于《水经注》的“无”。

依本文作者看来，石氏这个对比并没有认清这句话的实质。他显然没有看到顾氏的校勘。他说“梁”是汉字译音。这是对的。但他把“无梁”两字分开讨论，原句便更不好懂了。作者以为，《华阳国志》和《水经注》都有讹脱，而《华阳国志》更厉害。顾氏的校改基本上是正确的。但他认“雍”为误字，却看错了。“雍”并非误字；不过应以《水经注》为准，放在“无梁”的前面。《水经注》的末一句也脱落了第二个“无”字。原文应该是：“今夷人名曰雍无梁林。无梁夷言马也。”这两句话是说夷语的“雍无梁林”，等于汉语的“雍马林”，也便是“雍闾系马之林”。

那末，这“无梁”两字究竟应该怎样比拟呢？依作者看来，这两个字只代表一个单音节的词。原语应是mrang或Mlang之类，大体上和缅文的 最相近。传抄同文堂写本《缅甸馆杂字》的对音为“麦浪”（东洋文库本同），和“无梁”还很相似。如过去所指出，在m—r之间可能有一种pěpět，所以对音写为两字。目下中缅边境一带若干民族的语言，如沧源岩帅佤语读brung，耿马大寨佤语读mrung，潞西崩龙语读brang（以上承寓居沧源的王敬骝同志函告），景栋恩（En）语读mblang，阿木（Amok）语读mlang，腾（Theng）语读mbrang，勒密（Lemet）语读mrang，让（Riang）语读mǎrang（以上据外人所记）等等，都是缅文的借词，在音读上反古于缅甸口语。让语的读法更是一种pěpět的好例。至于上述石氏所列的诸语多数是后来的发展，则更是不言而喻的事。